

這僅是沙丘世界的開始

雖然比香港遲到了一個多月，但一分鐘都沒有刪減的《沙丘瀚戰》絲毫沒有減少內地影迷的熱情，這從上映一天就突破一億人民幣的票房可見一斑。

出版於一九六五年的《沙丘魔堡》是美國科幻巨匠法蘭克·赫伯特的代表作，更是史上首部同時獲得星雲獎及雨果獎的作品，在全球科幻文學界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很多人拿《三體》來與其作比，不得不說，《沙丘》得獎可是比《三體》早了整整半個世紀。

雖然兩個半小時的電影連原著第一部的內容都沒有講完，但可以看出導演為了構建出厄拉克斯星球的真實樣貌和每個主要角色從外到內的鮮活形象所做的努力。劇情跟着擁有雕塑般俊美臉龐的男主角內心幾經疑惑與糾結的逐漸覺醒一起摸索着向前推進。而觀影者好像也着陸在這個似乎真實存在的宏大的沙丘星球，跟着故事裏人們緩慢的腳步一起小心翼翼地走進這個世界的遠處探索。

《沙丘魔堡》並沒有一些影評人眼中那麼晦澀難懂，二刷不是必要的。片中以各方勢力爭奪香料暗指

達國家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石油等資源的隱喻和非常超前的人類要拒絕能思考的AI的觀念都不會太深奧，是看片可以聯想到的層級。

最後要提醒的是，本片能選2D IMAX就不要看3D的版本，因為在IMAX巨幕下才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一望無際的沙丘的浩瀚、可以吞噬一切的沙蟲的恐怖以及人類在沙漠中的極度渺小。而且3D IMAX版畫面全程很暗，就像給iPhone貼膜一樣糟蹋了導演花那麼多心思和經費營造的光影視聽盛宴。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結尾的台詞真是點燃影迷對下一部劇情期待的火種。



▲《沙丘瀚戰》劇照。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重 讀

應該是自動分析過我的閱讀歷史，確認了我對科幻類作品的喜好之後，微信讀書的APP前段時間給我推薦了《銀河英雄傳說》。對，就是那本田中芳樹從一九八二年就開始連載，後來被改編成無數漫畫、動漫、遊戲的「太空歌劇」，是「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出處。百萬字的小說，可以簡單概括成以宇宙為背景、以銀河系為舞台，兩個互相征戰數百年的超級大國以及夾在它們中間的其他勢力，共同上演了一齣未來版的《權力的遊戲》。

十年前，我就讀過這本書，二〇一五年才正式上線的微信讀書APP自然無從得知，就如同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我十年之後再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還會毫不猶豫地再次點開——於是，一百一十五萬字的小說，我花了二十個小時零九分鐘再次讀完了。閱讀的過程很奇妙，如同是與十年前自己的一次對話。因為在情節方面我早已被自己「劇透」，所以書中關於戰爭的妙計奇謀，十年之後，已沒有了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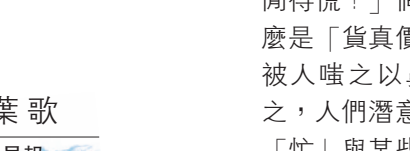
流汗的愉悅

南非有位女護士流紅汗，每天都要將白色制服浸泡四五小時才能洗乾淨。她做了多次檢測，身體指標一切正常。直到某天，有人注意到她指尖棕紅，像「老煙槍」，但她又不吸煙。原來她愛吃棕紅色的番茄味酸辣玉米片，每月要吃四五包。零食裏的染料不但在她手上留下痕跡，而且進入血液，通過汗液排洩出來，所以才會有「汗血」現象。

以上是美國科普記者Sarah Everts在暢銷書《流汗的歡愉》(The Joy of Sweat)中講到的軼事。我們的汗液不只是鹽和水，還包含了血液中所有液體部分。通過檢測汗液能推斷出人的飲食習慣、身體狀況，汗液甚至類似指紋，人各有別。在西方，生產抑制汗液、祛除除味用品的廠家生財有道，先造輿論讓人為流汗羞愧，再兜售產品。流汗帶來的體味讓人難堪。其實汗液無辜，某些真菌的新陳代謝才是禍根。

Everts還說，我們該慶祝流汗這個功能。一來這是調節體溫最有效的方法。哪怕不運動，我們也在微微出汗，讓體溫保持正常、舒適。這也是人能參加馬拉松等高強度、長時間運動項目的原因。大部分動物沒有這種進化優勢，必須採用吐舌喘息、排尿、嘔吐等方式降溫。其次，運動流汗能產生令人愉快的荷爾蒙。不過流汗並不能「排毒」，腎臟才是擔任此項任務的器官。真要達到火熱瑜伽或桑拿浴吹噓的排毒，勢必會造成人體脫水。

有的人流汗過多，手心濕滑，連手機都握不住。但人不出汗會有生命危險。流汗過多目前還沒有長期療法，只能通過注射昂貴的肉毒桿菌獲得暫時緩解。希望流汗問題能吸引更多科學家的關注。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AR動物墓地

北京南五環外有大片濕地，史載乃永定河氾濫形成的湖泊沼澤，雜樹亂花甚多，鳥獸棲留生息。遼、金、元、明、清，皆為皇家園獵之所。現闢為「南海子郊野公園」，成為遑娃好去處。園中的「世界滅絕動物墓地」很有特色。當然，「墓地」並沒有埋葬動物屍體，連「衣冠塚」都算不上，而是把近三百年來滅絕鳥獸，各設一碑，上刻「墓主」名諱，以及滅絕年份。我第一次見到這墓地，是在一個深秋，風搖樹號，滿天肅殺，悲愁不亞於人類墓園。

最近看到兩則AR(增強現實)技術運用的例子，想到南海子的滅絕動物墓地，或許也應進化到2.0版。兩個例子都

來自德國。先說第一個。杜塞爾多夫建了個AR公園。肉眼無新奇之處，無非草地、小溪、樹木、建築……但打開手機軟體從攝影頭看，公園變了大樣：奇怪的生物漂浮在空中，空空如也的長椅上多了遊客……一時間，彷彿開了天眼，看到了另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是疊加在真實公園之上的「虛擬公園」。但和網絡遊戲裏的虛擬空間又不一樣，是對現實效果的增強，至少，身體感應該更加真實。

再說第二個例子。德國的科隆動物園利用AR技術「飼養」了一群瀕臨滅絕的動物。遊客用手機軟件掃描公園裏的圖片，能看到「西伯利亞虎」、「菲律

賓鱷魚」或「亞洲象」。當然，這些動物都是虛擬的，但會躺臥走動，做一些簡單動作，和真實動物相仿。

虛擬技術如今大家已不陌生。不過，AR技術在生活中出場似不如VR勤快，前述兩個例子，或預示着某種趨勢。又，據說日本發明了AR掃墓，掃一掃照片，能見到已故親人身影。記得網上有人把AR謔稱為「活見鬼」，於此更見一斑。我想，南海子動物墓地如有AR加持，讓已成過去的動物重現眼前，應該能幫助人更直觀地明瞭環境保護之重要，而獲得更多警醒吧。



知見錄 胡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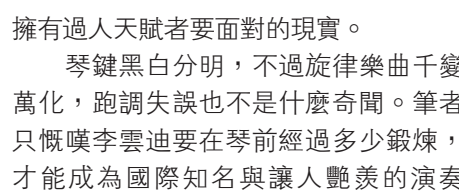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天 才

這幾天，腦海裏很難沒有「李雲迪」三個字。國際知名音樂家違法被捕，一夜間身敗名裂。說長道短非君子，除了官方消息及調查結果，其他皆是傳聞，但瓜果花生散落一地，任人踐踏，只怪園主沒珍重風光，隨性糟蹋，面對爛局，又能怨誰。

連日心中不無感慨，感慨一個音樂家的成就要多少血、淚、汗、時間與機緣建構而成，以身試法毀掉事業、地位與名譽，多麼令人惋惜。即使天才，成名路上也沒有捷徑，甚至為了力臻完美，需長年累月付出一般人無法想像的努力，才能成功登上殿堂。故此，看到殿堂上的翩翩美男因風化案跌下神壇，心碎一地，也心痛莫名。

有人說，天才的精神心理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因此嫖妓嗜毒也許情有可原。對於近年一名又一名盛年俊朗的偶像級人物違法被捕與形象翻車，觀眾不忍看到儀表不凡的白馬王子淪落看守所或監牢，因而自我安慰地為他們以「天才」為開脫的藉口，明顯是非理性的論調。天賦是恩賜，卻不是蔑視法紀的理由。眾生平等，即使於任何領域範圍擁有過人才藝，只要觸犯法律，就要承擔後果，這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底線。天賦難以量化，各有不同，但法律則須一視同仁，這是理性的準則。藝術家也許各有陋習，面對誘惑也會軟弱，但都必須尊重群體和遵守法紀，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那不只是英雄電影中的口號，亦是



擁有過人天賦要面對的現實。

琴鍵黑白分明，不過旋律樂曲千變萬化，跑調失誤也不是什麼奇聞。筆者只慨嘆李雲迪要在琴前經過多少鍛煉，才能成為國際知名與讓人艷羨的演奏家，可惜彈指間歷遍千回百轉，卻抵不住知法犯法的禁果，實在令人唏噓。人誰無過，可恨天才不多；然而醒覺永不嫌遲，即使榮銜盡失，若錯能而改，不代表就無法再演奏動人的樂章，他日浪子回頭，應比世上多一個天才更加可貴。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無窮之路》西海固

香港人或許都聽過內地的「開發大西北」計劃，但我估計並不太多港人真正了解其狀況。寧夏回族自治區「西海固」是西吉縣、海原縣和固原縣三縣的簡稱，從前有「苦甲天下」的稱號。中央政府制定針對性的扶貧政策，為該地居民推行「吊莊移民」，並且安排福建省作對口支援，期望將貧窮戶逐步脫貧而走向小康社會。

其實我並不了解這個扶貧事件。本年初內地拍攝的電視劇集《山海情》就以此事為故事藍本。該劇在香港的電視台首播時我並沒有留意，但其後亦能在媒體翻看。故事以幾戶人家作主體，從一九九一年開始述說遷徙歷程。故事發

展爽朗，角色個性鮮明，情節滿載衝突，主旨明確正氣。例如被老爸爸賣去嫁人的村女李水花，幾經轉折後決心前往吊莊。她以木頭車運載受傷的老公和女兒，七天七夜走了四百多公里才到達目的地，單是這段情節已經感動人心。

香港電視專輯《無窮之路》以另一角度介紹了「西海固」的大遷徙事跡。當地經常颳起沙塵暴，曾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專家評為「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的地方，獲得福建企業家陳德啟一口氣簽下十萬畝戈壁灘發展權。陳老闆花了幾年時間在荒地軌石頭、清沙粒，更重要是聘請了大量

遷徙到來的村民做工人，最終將貧瘠地區打造成大西北葡萄園。陳老闆初來時曾被人嘲諷「腦子裝滿水」，但是眾志成城，該地區現在已走上脫貧之路。

《無》專輯被內地影視網給予九點五分(滿十分)，但在香港的收視率卻不算耀眼。這也難怪，香港雖然貧富不均，特區政府已推出的扶貧政策力度不足，但是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仍然舒適安穩，對於街道上拾荒過活的年老耆者，大家都是見怪不怪。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懷念指揮大師李德倫

十月十九日是指揮大師李德倫逝世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子。音樂界昵稱的「李大爺」是中國文化藝術界的參天大樹，為國家、音樂藝術貢獻了一生。

我等香港樂迷首次有幸觀賞李大爺指揮劇架，是一九八六年，而且是連續兩次演出截然不同的曲目，真是耳福不淺。

首先是九月份，大師與國家旗艦級的中央樂團首訪香江，在香港大會堂演出兩場後，再到紅磡體育館，門票全部一早售罄。最為難得的是，李大爺與他共事接近三十年的老樂團，選奏蕭斯達高維奇第五交響曲，那是李氏五十年代留學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的力作之一，權

威性毋庸置疑。當時香港電台作現場轉播，所保留的錄音成為李大爺唯一的蕭五紀錄。前年通過港台把錄音拷成光碟，雙手送到路經香港的外孫張科民手上。

八六年與中央樂團演出後兩個月，李大爺指揮香港管弦樂團，演出德伏扎克大提琴協奏曲和法朗克D小調交響曲。演出協奏曲第三樂章時，獨奏把弦線拉斷了，演出赫然停止。正進入音樂情緒中的李大爺表現無奈，唯有等待續弦後，把樂章從頭開始。那是李氏唯一一次跟港樂演出，印象至今難忘。

一九九九年四月深圳，出租車經過深圳戲院，眼球被一幅巨型海報吸引：「李德倫大師執棒」(見



附圖)。馬上叫停，下車用照相機(當時手機沒有拍照功能)拍下，回港後按音樂會日期再赴深圳。那天下午到達音樂廳後門，一進門就看見剛剛排練完畢的李大爺，道明來意後，大爺就說：「你要問什麼？」就那一句，開始了這位香港

仔與傳奇指揮的多次訪談。

還記得當年十月，迎來國慶五十周年，乘在京出差之便，到和平里李家拜訪。結果得知李大爺患了肺炎，正在東單協和醫院診治。於是前往該院七樓，探望在病床的八十二歲指揮大師，談了約一個小時後，大夫巡房，馬上逐客，走前大膽請護士代拍一張照片留念，成為珍藏。

接着兩年都有到李家拜訪，禮遇包括夏天蜜桃、冬天餃子，還有無數的訪談，留下無限的懷念。



樂間集 周光蕓

逢周一見報

我們為什麼忙碌

與友人小聚，大家感慨時光流逝，二〇二〇僅餘六十幾天。「忙着忙着就是一年。」這話聽起來實在太耳熟，年年如是。

但再細想，現代社會，有多少人會大鳴大放、理直氣壯：「我好閒得慌！」倘若真有這樣的人，要麼被人嗤之以鼻：索佬！廢柴！總之，人們潛意識裏的價值觀總是把「忙」與某些優秀的品質聯繫在一起，比如進取，比如有野心，比如

懂堅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就有了「不敢不忙」的心態，否則就感覺在與社會脫節，與優秀遠離，甚至成為社交場上被嫌棄的人。

不論是職場上還是生活中，倘若只是被動忙碌，非但不一定創造價值，更不一定快樂——即便忙碌的內容是本來自己喜歡的，也會因為時間的倒逼、物質的回報等，產生巨大的負面壓力。

二十年前初入職場，血氣方

剛、不諳世事，總想早早把手頭的工作做完，然後偷閒看張愛玲的小說。一日，老闆看似不經意地聊起「工作和生活」話題，笑瞇瞇地把目光掃向我，我極認真地答：享受生活，享受生活。現在想來，真是態度正確，做法幼稚：面對以創造生產力和組織業績為最大目標的老闆，工作必須忙碌，忙碌才是工作，「享受生活」，無異於與虎謀皮，享受忙碌，無異於欺騙自己。

我十分贊同《工作的意義：從史前到未來的人類變革》一書中的觀點：只要定居在城市之中，工作就不可能只是謀生手段，而是擁有

高度社會化水平和適應能力的證據。只有忙着，才意味着你是一個真正的「社會的人」。

社會始終存在聰明人的，不但上班時表現出全情投入的樣子，更在下班時營造不肯歇息、全力工作的狀態。比如我有同事專登在凌晨三點發郵件給老闆交報告，令我無比汗顏。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